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文学

④

湘潭大学出版社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文学

④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卷 第三号

文学画报	五
又一篇账单 铭	九
『媒婆』与『处女』 丙生	一一
直译 顺译 歪译 明	一二
翻译的理想与实际 华	一三
一个译人的梦 蒲	一五
译什么和叫谁译 水	一七
两个世界 伍蠡甫译	一九
斯科柏烈夫 伍蠡甫译	二二
伊凡的不幸 周笕译	二七
二十六个和一个 陈节译	三三
复本 傅东华译	四三
枪手 叶启芳译	五〇
改变 芬君译	五三
琉卡狄思 傅东华译	六四
海涅诗三首 刘延陵译	七八

纪德自传的一页

——童年时代的回忆 方光焘译

田园交响乐 黎烈文译

反抗 黎烈文译

嘉烈与列翁朵 马宗融译

法国象征诗选 诸候译

耶稣与淫妇 刘廷芳译

山中笛韵 张禄如译

疲倦的泥水匠 徐懋庸译

合唱 (日本)须井一作 黄源译

饲鸽姑娘 (日本)有岛生马著 黄源译

琼斯皇 洪深 顾仲彝合译

奥尼尔年谱 洪深

速 傅东华译

辛克莱·刘易斯年谱 洪深

伍译的《侠隐记》和《浮华世界》 味茗

郭译《战争与和平》 味茗

关于文学史之类 惕若

第二卷 第四号

文学画报

从『五四』说起 芬

七九

八六

八九

九五

一〇六

一一五

一二六

一四三

一四八

一六七

一七三

一八八

一九一

二〇二

二〇四

二〇八

二一三

二一九

二二三

我们有什么遗产？	芬	二二四
思想与经验	兰	一二五
新，老？	蕙	一二六
桂公塘	郭源新	二二八
牺牲	老舍	二五七
湘行散记	沈从文	二七二
罗伯斯比尔的秘密	王文慧	二七六
伦敦的乞丐	语堂	二八四
包氏父子	张天翼	二八六
近作六首	王统照	三一〇
天下太平	吴组缃	三一四
狗眼	洪深	三三〇
欧游漫忆(续)	小默	三三八
北满纪事	靳以	三四二
梁允达	李健吾	三五一
四岁	鲁彦	三七八
春之谜	万迪鹤	三八〇
南方之歌	丽尼	三八九
故乡一人		三九六
张顺的犯罪	非光	四〇〇
谁救他们	欧阳山	四〇五
生路	张露薇	四一三

贵发叔	盛焕明	·····	四二〇
彭家煌的《喜讯》	惕若	·····	四三一
『一二八』的小说	丙申生	·····	四三三
黑炎的《战线》	陶然	·····	四三六
《怀乡集》	阳秋	·····	四三八

文學

第二卷

第三號

繙譯專號



文學

第二卷・第三號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一日出版

文學畫報

年青時的紀德
中年時的紀德
紀德手蹟
羅曼羅蘭像
奧尼爾木刻像
瓊斯王的一幕
齊爾濱 (C. S. Gilpin) 的瓊斯王

劉易士像
喬伊斯像
喬伊斯畫像
杜赫美爾及其家族
P. 巴羅哈畫像並自署名
R. 巴羅哈畫
有島生馬像

文學論壇

又一篇賬單——「媒婆」與「處女」——直譯順譯歪譯——
翻譯的理想與實際——一個譯人的夢——譯什麼和叫誰譯

斯干的那維亞

兩個世界 (約珂勃生) 伍 蠡甫 (三七三)
斯科柏烈夫 (包以爾) 伍 蠡甫 (三七六)

俄國

伊凡的不幸 (萊奧諾夫) 周 寬 (三八一)
二十六個和一個 (高爾基) 陳 節 (三七七)

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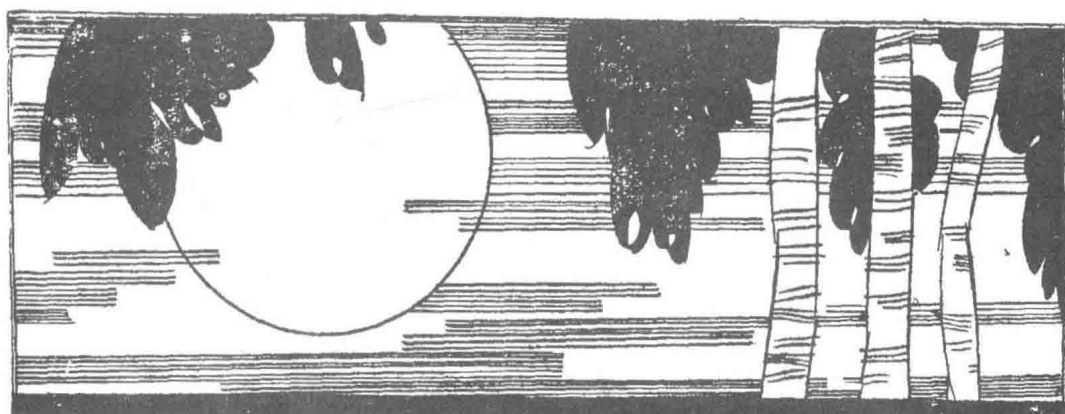
複本 (喬伊斯) 傅 東華 (三九七)
鎗手 (奧法蘭赫德) 葉 啓芳 (四〇四)

荷蘭

改變 (菩提巴喀) 芬 君 (四〇七)

德國

琉卡狄思 (瓦塞曼) 傅 東華 (四一八)



法國

海涅詩三首……………劉延陵(四三)

紀德自傳的一頁(紀德)……………方光燾(四三)

田園交響樂(紀德)……………黎烈文(四四)

反抗(羅曼羅蘭)……………黎烈文(四四)

嘉烈與烈翁朵(杜哈美爾)……………馬宗融(四九)

法國象徵詩選……………諸侯(四六)

比利時

耶蘇和淫婦(梅脫林克)……………劉廷芳(四六)

西班牙

山中笛韻(巴羅哈)……………張祿如(四八)

意大利

疲倦的泥水匠(露利亞)……………徐懋庸(四九)

日本

合唱(須井二)……………黃源(五三)

飼鴿姑娘(有島生馬)……………黃源(五二)

美國

瓊斯皇(奧涅爾)……………洪深(五七)

奧涅爾年譜……………洪深(五四)

速(劉易士)……………傅東華(四五)

劉易士年譜……………洪深(五六)

書報評述

伍譯的「俠隱記」和「浮華世界」……………味味

郭譯「戰爭與和平」……………惕

關於文學史之類……………若(五五)

若(五六)

若(五七)



中年時的紀德



年青時的紀德



羅曼羅蘭像

Sable aride où s'imprime
 le trace du pied nu
 ton poème éprouvé
 n'écluse pas la rive...
 André Gide

紀德手蹟



劉易士像

喬伊斯像



喬伊斯畫像





杜赫美爾及其家族

有島生馬像



Pio Barga
15 Jan 1922

P. 巴羅哈畫像并自署名

R. 巴羅哈畫



又一篇賬單

一九二九年，真美善書店出版了「第一回」的漢譯東西洋文學作品編目。據此目所載，則截至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連「五四」以前一些文言譯本也在內，我們共譯了二百九十九個西洋作家和五十個日本作家。編目的例言中又聲明「譯本取捨之標準，以原作之價值為準，故如哈葛德、科南道爾、勒白朗等三四流作家之作品一概不錄」，又「民間文學作品之無著作人者如波斯故事等，亦未有列入」。據此則到一九二九年止，翻譯過來的作品實在數目當在四百個作家左右了。

現在根據了這個編目從國別方面看一看，那麼要是以作家為單位，大略如下——

英國最多，計有五十五位作家；

其次是法國，計有五十一位；

又次是俄國，計有三十八位，連新俄八位，共得四十六；

又次便是德國，二十八位；

又次是美國，十五位；意大利，十三位；

斯干的那維亞方面，共計十五位，計丹麥二位，那威五位，瑞典五

位，荷蘭三位；

西班牙亦有五位；

各小民族共得五十位，計開：波蘭十一位，最多；匈牙利九位，新猶太七位，芬蘭五位，保加利亞五位，捷克四位，烏克蘭，羅馬尼亞，亞美尼亞，各二位；南斯拉夫，土耳其，塞爾維亞，各一位。

這是差不多二十年的長時期中我們譯界的總成績。自然這一個賬單有遺漏，可是大概是這麼一個數目，差不了好多的。

照中國貧弱的繙譯力和出版力而論，上述的成績並不算怎樣壞罷？不過我們得聲明，上開東西洋三百四十九個作家中，其中倒有一小半是只譯了一兩個短篇小說過來，例如保加利亞的跋佐夫，我們所譯過來的，只是幾個短篇，他的巨著軼下是沒有繙譯的。所以單看作家名字，覺得什麼都還有一點，尚堪自慰，而一按內容，還是要喪氣的。

第二個缺點就是各民族的作家中間儘有許多更偉大的，我們倒繙譯得很少，或簡直沒有。這只要看編目的英德法美四部分就顯然可見。俄國部份算是比較的整齊，然而細想一想，不是柴霍甫和杜格涅甫所佔太多，而哥里杜思退益夫斯基佔得太少了麼？高爾基也是很少的。托爾斯泰雖然不算少，可是「文言」譯本佔了大半，而這些文言譯本又都是歪曲了的。

第三個缺點就是「古典名著」幾乎沒有一本稱意的繙譯。西萬提斯的吉訶德先生，雨果的哀史，都只有斬手截足的文言譯本。其餘連不完全的文言譯本都沒有的「古典名著」，少說也可以舉出一打來。我們給青年們閱讀古典名著的機會似乎太少了。

第四個缺點是世界各國任何大作家我們都沒有他的一個全集譯本。

然而話雖這麼說，我們却不能不承認有那麼三百多作家的作品翻譯了過來，而且其中不乏叫人稱心的精譯，已經是不容易了。何況從一九二九年到現在，這四年中間，我們又多加了許多譯本，特別是新興文學方面。

近來常看見青年們有一種矛盾的心理。他們一方面願意從世界大作家去學習，但是一方面又不喜歡看翻譯，甚至鄙薄繙譯。當然我們文壇上還沒有多少精譯本供給他們，然而書店老闆出書得打「銷路，好不好」的算盤，「不喜歡看繙譯」成了風氣，譯本就愈加出得少，而精譯本尤其難得了。因為要譯得精，就不得不多化時間，就是譯者所得的代價必須較多，可是在譯本滯銷的今日，出版家又怎麼肯多化稿費？

我們相信如果沒有大批的西洋名著好好地繙譯過來，則所謂「從大作家學習」云云，只是一句空話。在這當兒，有計劃的翻譯是必要的，同時，打破那種鄙視繙譯的空氣，也是必要的。

記得一九三一年那時候，中華書局曾有翻譯世界文學名著百種的大計劃。書目也定了，譯者也約定了許多了，可是至今尚未見出書。自然那書目總也有不完備的地方，而所得的譯本是否都精當也有疑問，可是這個計劃的擱淺，無論如何是可惜的！

（銘）

「媒婆」與「處女」

從前有人說「創作」是「處女」，翻譯不過是「媒婆」，意謂翻譯何足道，創作乃可貴耳！

這種比喻是否確當，姑置不論。然而翻譯的困難，實在不下於創作，而且難過創作。第一：要翻譯一部作品，先須明瞭作者的思想；還不夠，更須真能領會到原作藝術上的美妙；還不夠，更須自己走入原作中，和書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已經這樣澈底咀嚼了原作了，於是第二，尚須譯者自己具有表達原作風格的一副筆墨。

這第二點，就是翻譯之所以真真不易爲。例如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特賽，現有蒲伯的譯本算是頂括括了；然而評者尚謂蒲伯的譯文雖有原作的瑰奇絢爛，而沒有原作的遒勁質朴；蒲伯的譯文失之於柔弱。譬之一女子，婀娜剛健，兼而有之——這是荷馬的原作。可是蒲伯翻了過來，只剩下婀娜了！

又如巴爾札克的“Contes Drolaques”，是十六世紀法國生活的一幅神奇的圖畫。巴爾札克用了驚人的藝術手腕，——驚人的寫實主義的手段，把十六世紀法國的「快樂」的土倫（Touraine）連鎮帶人發掘了出來，再現於十九世紀歐洲人的眼前。所以要翻譯這本書，必須兼懂歷史，古代法國方言，乃至考古學等等，而且要懂得的程度高。前世紀七十四年，雖巴爾札克著作那書的時代已有五十年

光景了，始有第一個英文譯本；這不是潦草的翻譯，可是風味夠不上，我們讀這英譯本，並不能「忘記肚裏餓。」原因在那里呢？原因在譯者沒有巴爾札克那一副既談諧而又熱蓬蓬而又粗獷的筆墨。

所以真正精妙的翻譯，其可寶貴，實不在創作之下；而真正精妙的翻譯，其艱難實倍於創作。「處女」固不易得，「媒婆」亦何嘗容易做呀！

大凡從事翻譯的人，或許和創作家一樣，要經過兩個階段。最初是覺得譯事易爲，譯過了幾本書，這纔辨出滋味來，譯事實不易爲了。還有，假如原作是一本名著，那麼，讀第一遍時，每每覺得譯起來不難，可是再讀一遍，就覺得難了，讀過三遍四遍，就不敢下筆翻譯。爲的是愈精讀，愈多領會到原作的好處，自然愈感到譯起來不容易。

從前率先鄙薄翻譯是「媒婆」而尊創作為「處女」的，是郭沫若先生。現在郭先生既已譯過許多，並且譯過辛克萊的煤油，石灰王，屠場，以及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的一部分，不知郭先生對於做「媒婆」的滋味，實感如何？我們相信郭先生是忠實的學者，此時他當亦自悔前言孟浪了罷？

不過這些是題外閒文了，我們現在要指出來的，就是近兩年來，不喜歡翻譯好像已經成爲一種青年心理。由不喜歡翻譯，從而鄙薄從事翻譯的人，也成爲一種心理。這原因是有兩方面的：一方面因爲社會混亂，青年煩悶，渴求看看講到自己切身的事；另一方面因爲有些譯本不免是「說說的媒婆」，青年們上過一次當，遂爾神經過敏